

一个人的苦难历程

明星与垃圾在同一片土壤诞生

著/宋小武

红尘里，声名赫赫的影后，
山林中，隐遁深深的僧人。

红尘



几度生死与共，
多少海誓山盟
终成镜中花，水中月，过眼烟云……
是战友？是恋人？
往事已随流水去，
《往事》知音？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宋小武 著

红 梣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 朱成蓉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版式设计 李 军

红 泉

定 价:19.80 元

作 者: 宋小武

ISBN7—5411—1363—8/I·1278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8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45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

成都市宏明企业公司印刷厂印刷

再 序

有人说：“回忆是属于老年人的。”

这话不对。回忆属于各种年龄的人。

“少年不识愁滋味”，年轻人的回忆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轻飘而无实际意义。

老年人的回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感慨。厚重而显迟暮。

中年人的回忆既无少年人的轻飘，又有别于老年人的迟暮。它是“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铁骑渡江初”的豪迈，加上“红日凌空光灿烂，傲视朝阳笑夕辉”的成熟和自信。承前而启后，是漫漫人生路上的中途小结，成熟思考。他把经验和教训留给后人，而自己则心明眼亮地奋然前行。

已步入中年人行列的当年红卫兵的回忆就属于这种类型。

红卫兵不是天兵天将，但也不是恶魔。他们是特殊时代的一代青少年。他们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特殊，包括他们的爱情和死亡。

愿历史永远记住这一代特殊的青少年……

一九九五年秋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我到底动笔了。我又回到了那峥嵘岁月，和昔日的朋友——活着的与死去的对话、谈心、欢笑和哭泣。我全身心地投入，寝食俱废，不是在写书，而是在呕心血、抒胸襟，回顾那风云变幻的历史。

“没有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无论这本书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但我要说，它是真正的人生实录。

一九九五年夏

第一章

“二十万！第一次！”

“二十五万！第一次！”

“三十五万！第一次！”

“五十万！第一次！……”

广州××交易所大厅。

主槌拍卖师中、英两种语言交替的报竞价声响亮悦耳。在座的除了中国的富商大贾外，还有不少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这里进行的交易并非一般概念的商品，比如：汽车、钢铁或奇珍异宝、古董之类，而是文稿——文艺作品的未出版发表的稿件。

文稿竞卖在中国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993年在深圳举行的。在那一次的文稿竞卖中，成交了20多部文稿的生意。最高价卖到了100万元，造成了中外的轰动，也为第二次文稿竞卖作好了铺垫，使本次文稿竞卖活动一开始便格外引人注目。短短两天中便已成交了15部文稿。其中最高价也卖到了100万元，同上次一样，这最高售价的文稿仍然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至于小说、报告文学之类，行情在下跌。

也许是主办单位看到了这一点，在第三天的文稿竞卖前，便有意地对竞卖文稿进行包装和渲染。特别是对一部标题为《红泉》的长篇大肆鼓吹，耸人听闻地说这部长篇“首次披露了当今中国影坛、歌坛、舞坛最红的女明星鲜为人知的隐秘，以及若干当代政界、商界、文坛名人的风流韵事，堪称一大杰作”云云。此说一出，第三天的行情便陡然上涨，中外的富商大贾，纷纷涌进交易所大厅，等着购买或等着欣赏购买《红泉》的场面。拍卖师似

乎有意吊这些人的胃口，一个上午也不见拿《红泉》出来拍卖。使得大厅里的众阔佬大不耐烦，一片声地叫喊：“红泉！红泉！……”在这种气氛烘托下，《红泉》一开始竞卖便以 20 万元起价。交易大厅中，不少商人除了用 800 元购买一张门票之外，还另拿 1000 元购买了一块竞买号牌，有了号牌才算取得了竞买的资格，否则只能作看客。一时间，号牌起伏，喊价声震荡，《红泉》卖价扶摇直上，很快便升到 50 万元。

50 万元，对于一般中国文人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了，因为中国的稿费，按官方规定是每千字 10 元至 50 元，一部 20 万字的书稿，一般只有数千元稿费，还要扣除个人所得税，文人真正得到的就更少了。《红泉》究竟有多少字数，人们并不关心；究竟写了些什么，人们既不知道，也来不及细问，更无法阅读。富商大贾们争着购买这么一部书稿，其原因是它的主要内容被“炒”得引人注目。交易大厅内外的数百家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的记者，目光灼灼地盯着《红泉》的归属，谁成为《红泉》的主人，谁便会成为几百家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跟踪报道的对象，其广告效应是成几何级数增加的，这便是商人们争买《红泉》的目的，至于买这厚厚几太叠手稿去作什么用，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他们亢奋的神经焦点就是把《红泉》夺到手，让自己和自己的公司或集团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学陡地从政治宣传的工具变为商品经济的附庸，文稿竞卖就是最为明显的标志。

“六十万……”

“七十万……”

拍卖竞价攀升到一百二十万。出此高价的是一位名叫坂田正夫的日本人。

他抛出一百二十万的竞价，一举击败实力雄厚的各路大贾巨商之后，料定不会再有对手了。中国的阔佬们能出场的几乎都

先后亮过相，至于那些欧、美商人们，坂田以为，他们纯粹是叽叽喳喳地瞎起哄，无非是想看稀奇，凑热闹，他们对于中国文学一无所知，更怀有传统的偏见，要他们出巨款来竞买文稿无异于天方夜谭！

看来《红泉》的命运已经注定，非坂田正夫莫属了！

拍卖师用颤抖的声音唱道：“一百二十万！第三次！”

正当拍卖师高高地举起了决定生死的拍卖槌准备狠心击下时，突然，眼前一亮，举起的拍卖槌停在空中——在正对拍卖台的大厅正门口，从天而降似的突然出现了一群人，四男两女——四个彪形大汉和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簇拥着一位珠光宝气、光彩照人的少妇。这少妇一身特制的粉红色连衣裙，腰系一条乳白色镶着金边的宽带，领口开得很低，露出雪白的颈脖和胸脯上方的肌肤，一条闪闪发光的金项链套着一个纯金铸成的一寸见方的“心”软软地垂在胸前。鹅蛋形的脸庞白中泛红，一双波光盈盈的凤眼，殷红而又十分性感的嘴唇，透出一股强烈的蛊惑吸引力，使任何正人君子都会在这嘴唇面前意马心猿，而那高高的鼻梁又具有一种特殊的傲气让人望而却步，两耳畔颤动着的八宝金环更增添了觊觎她的人欲进不敢、欲退不舍的情绪。——一头黑发高耸，分明是中国古代菩萨蛮和美国当代性感明星麦当娜发式的合璧。少妇窈窕而丰满的身段不过一米六五左右，但由于脚上蹬了一双高跟红色皮鞋，便显得比一般南方女人略微高些。时值春末夏初，广州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少妇手里很自然地拿着一把精巧的檀香撒金折扇，果真是：漂亮的少妇比少女还要迷人！眼前这位少妇看上去大约三十来岁，但比起她身边的那个窈窕灵秀，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女来，更性感，更美艳！她身边的少女显然是女仆，而那四个彪形大汉，既健壮且英俊，年纪也都不过二十来岁，自然是保镖了。这富贵而艳丽的少妇刚刚出现在大厅正门口，便让拍卖师看见了，因为少妇身边那个少女向拍卖台举起

了一块号牌，赫然亮出号码：1000。拍卖师停住了手中的拍卖槌。

人们随着拍卖师的眼光纷纷扭头回望，霎时，大厅里响起一片惊奇的声音：

“啊！红桃影后！”

“她怎么来了？”

“你没听说《红泉》就是写的她么？”

“哦，怪不得都在出高价争买这本书稿！”

“她来干什么？也来买《红泉》么？”

是的，她就是当今中国红得发紫的集电影、歌唱、舞蹈为一体的三栖大明星，被好莱坞称为“东方的红桃皇后”，日本影视界叫她是“东亚第一明星”。她也自诩为“红桃影后”。她不但在电影、歌唱、舞蹈三个方面享有盛誉，而且还开办起跨国公司。在纽约、华盛顿、伦敦、东京、悉尼、巴黎、莫斯科等地都有她的分公司或投资的产业。她是凌驾在中国上空的一颗怪诞之星。她的出现使中国艺坛上那些自称亿万富婆、富姐乃至靠嫁洋人发财的明星们黯然失色。她爱穿红色服装，又被人称为“红桃皇后”。她走到哪里，哪里便会刮起一阵强劲的旋风。此时此刻，她的突然出现，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在众目睽睽下，红桃皇后旁若无人地款款朝前走去。女仆和保镖紧随其后，浓烈而芬芳的法国香水味儿在交易大厅里弥漫开来。沿途人们纷纷起立让坐，但这位骄傲的影后似乎不屑一顾，径直走到第一排的正中处前临时设置的一个座位上坐下，那执号牌的少女和四名保镖站立旁边和身后。

待骚动声平息后，红桃影后伸出右手两根嫩笋般的手指，轻启朱唇说：“两百万！”

大厅里又是一阵骚动，那个日本人坂田正夫眨巴着一对小眼睛望着艳丽、高贵，一脸凛然之气的红桃影后，下意识地轻轻吁了一口气，然后站起来对红桃影后鞠了一躬含笑说：“夫人，你

赢了,《红泉》归你。”

红桃影后坐着扭头致意,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交易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掌声过后,拍卖师满面红光地仍用中、英、日三种语言唱道:
“两百万,第一次……”

突然,白天鹅交易所总经理,一个半秃顶的矮胖子急匆匆地从大厅侧门走入,直奔拍卖台,拦住唱过三遍“两百万”正待一槌敲定的拍卖师,满含歉意地宣布说:

“女士们! 先生们! 实在对不起,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红泉》文稿暂停拍卖……”

全场愕然。红桃影后脸上变色,冷笑着站起身来,悻悻地离开了交易所拍卖大厅。那少女扔下号牌和四个英俊高大的保镖如影随形地紧跟在红桃影后身后。

交易所外停车坪上,两辆崭新的红色奔驰牌高级轿车等候在那里。红桃影后和少女坐进第一辆,四个保镖坐进第二辆。轿车迅速发动,载着这两女四男汇入了大街上轿车的洪流,转眼间便消失了。

我特地从四川赶到广州参加了这次文稿竞卖活动,只是出于好奇去参观而已。和其他人一样,我弄不懂为什么大明星红桃影后要竞买这部书稿? 更不解的是为什么《红泉》刚要一槌敲定时,却停止了竞卖? 整整两百万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是内容出格引起官方的干预? 还是作者故弄玄虚想把卖价抬得更高? 简直让人难以理解! 来广州才几天,这里的五光十色、扑朔迷离把我搞得眼花缭乱。特别是物价昂贵、开支太大已经超出了我这个内地作家的承受能力,人民币在这里似乎倍受歧视,短短几天就花去了我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总而言之,我得赶快离开,回我的大巴山去,那里的环境同这儿相比分明是两重天地——我在

大巴山还堪称“小康”作家，而在这里只能算作“赤贫”。参观这次文稿竞卖活动，使我开了眼界，特别是那位大明星红桃影后，一掷便是两百万！她哪来的那么多钱？

说来我还和这位赫赫影后有过一面之交，但那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在交易所大厅里，当她从我的座位面前走过时，我四周的人们——大多是些脑满肠肥，腰缠万贯的富商，纷纷起立向她点头哈腰让坐，唯独我端坐不动。也许是我独有的傲慢反倒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的目光射向了我，她似乎微微怔了一下，但随即扭过头去又继续朝前面走去。后来，当她离开大厅再次经过我的座位边时，她分明朝我注视了，似乎想起了什么。我望了她一眼，做出陌生的模样，没有准备去和她认识叙旧之类——士别三日，须当刮目相看。何况她和我已有20多年没碰过面了，而今她又是个红得发烫的女明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她不属于同一个种类，去招惹她有什么意思？无论如何，我明天得离开这里。我立即打电话订好了明天飞重庆的机票，然后静静地坐下来想清理一下这几天在广州的见闻和感受。

忽然门铃响起，我走过去拉开房门，见门外伫立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一张黧黑而瘦削的脸，戴着一副琇琅架眼镜，身材颀长穿一套乳白色西装，连皮鞋也是乳白色的，系一条红色领带，手里提着一口精致的褐色密码箱。儒雅中透出一股豪放和豪华之气。我感到此人十分面熟，却又很陌生，便含笑问道：“先生，你找谁？”

来人似乎像老朋友似的面带揶揄，操着一口道地的四川话说：“就找你——作家宋小武先生！”

啊，四川人！怪不得熟悉而又陌生。在这番邦语言充斥的粤地突然听到乡音，我心里一阵激动，急忙请他进入室内。入座、沏茶之后，按惯例该由对方递名片作自我介绍了，但他只顾喝茶，似乎根本没有递名片和自我介绍的意思，那副大大咧咧的模样

仿佛我们本来就相识似的，而且我的确无端地感觉到认识他，但仔细一想又说不上来，便只得发问了：“请问先生尊姓大名？找我有何见教？”

来人没有直接回答，低头打开密码箱，取出厚厚几大叠文稿，最上面一本赫然现出两个遒劲的毛笔字：红泉！下面是几个小字：佚名著。

我大吃一惊，望望放在茶几上的文稿，又望望对方，问道：“你就是《红泉》的作者？”

来人含笑点了点头，算是承认了。

我肃然起敬地问道：“请问先生真名实姓？在哪里工作？”

来人摇了摇头说：“没有必要问这些。佚名就是没有姓名，我自己也弄不清在哪里工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

我觉得他有些故弄玄虚，怪不得别人给了两百万还不肯卖这本《红泉》，既然来找我，又这么藏头露尾。我平生最讨厌装腔作势、吞吞吐吐，才涌起的肃然起敬之情顿时减弱了许多，何况，我并没有看过这本《红泉》，究竟写得如何，还不得而知，说不准就是他和一些铁哥们儿有意“炒”起来的，试看眼前什么玩意儿都可以无中生有地给炒得莫名其妙地红火，他手中的这本还是手稿的《红泉》安知不是一场骗局？想到这里，我越来越觉得来人可疑，甚至感到他那四川话也像是硬憋出来的，他或者根本就不是四川人！他和我素昧平生，找我干什么？自然不会是向我兜售他的《红泉》，是来向我炫耀他的文稿卖价之高么？可我并不羡慕这类把文人和作品降格为商人手中的宣传广告的竞卖宠儿。啊！对了！既然红桃影后那么不惜血本地同日本商人争夺《红泉》，可以推断，这本书稿无非是写女明星的艳情隐私以哗众取宠而已……我已经失去同面前这个人谈下去的兴趣了，抄着手两眼望着天花板，只等他告辞了。

可是对方非但没有就要离开的意思，反倒仔细地审视着我，而且突然含笑冒出一句话说：“你别瞎推断，你这个时候心里想的都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斜睨了他一眼说：“你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对方哑然一笑说：“我当然知道你心里想的，因为我是你的影子和灵魂啊！”

这玩笑开得太离谱了，初次见面就这样吊儿郎当，可见此人太轻浮、太浅薄！文如其人，可以肯定，《红泉》不会是一本好书稿。我决心逐客了，便倏地站起身来，冷冷地说：“请先生自重，如果你想在我这里来炒你的书稿，那就找错了门路！”

不料，对方却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的书稿还需要你炒？你自己的书——尽管你已经出版了七八部长篇和十来个剧本，谁来炒？至于我的书稿，你已经看到了，两百万！对于你来说，应该叫做天文数字了，对不对？”

我被这家伙噎得无话可答，沉默了一会儿，悻悻地说：“既然如此，你找我干什么？”

来人平静地说：“把《红泉》送给你！”

“什么？”我吃惊得瞪大了眼睛，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我知道你明天就要回四川了，特地赶来奉送书稿。”对方补充说，随即把放在茶几上堆得高高的书稿朝我面前推了推说，“请查收！”

我由吃惊、不解到佛然，冷笑了一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作是你的才智结晶，凭什么送给我？我是作家，虽然写不出像先生这类可卖两百万元的巨著，也自有作品。如果先生想在我面前作什么炫耀的话，那就大可不必了。我要收拾一下行装，请先生自便吧！”

说完，我作了一个送客的手势，然后做出整理东西的模样，不想再理这个不速之客了。

“宋先生，请别误会。听我把话说清楚。”来人见我生气了，急忙改换口吻，走到我面前，脸上呈现出恭敬和严肃的表情说，“《红梼》不是什么巨著，我今天来这里也决不是什么炫耀，恰恰相反，我是有求先生而来的。”

我又诧异了，望着对方那一脸的诚惶诚恐，明白不是在开玩笑。我等待着对方说下去。

“宋先生的人品、文品是我深知的，我思虑再三，才来求宋先生帮忙的。”来人眼里充满了乞求，声音也有些儿颤抖，显得很激动，“请务必鼎力相助，万分感激。”

我看出问题的严重，忙问道：“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作家，人微言轻，无权无势，不知先生要我帮什么忙？”

来人急迫地说道：“帮我出版《红梼》，让它尽快问世。”

我一怔，又怀疑我的耳朵有问题，但又的确听得很分明，不解地问道：“他们不是在争着出高价买《红梼》么？还有那个什么红桃影后……”

“问题就出在这里。”来人连连摇头摆手说，“我并没有让《红梼》来这里参加什么竞卖之类，我更没有想到这本书稿会被人炒成商品出售。这书稿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连我也闹不清楚，总而言之，参加竞卖不是我的意思，所以我赶到广州来，总算拿到了书稿。”

我疑疑惑惑地问道：“两百万，这不很好么？你不就是要出书么？怎么？”

来人苦笑了一下说：“那些个商人哪里是在竞买《红梼》，他们是在争打商品广告。倒是那个日本人还有几分真心，不过他如果真买去了，或许会大失所望，我怕他会当作废纸给丢掉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看过书稿，只是听信了主办单位的胡乱吹嘘。至于红桃影后，她简直就是《红梼》的克星，书稿要是到了她的手中，就别想见天日了！”

“为什么？难道你这本书稿真揭露了她的什么隐私之类？”我问道。

“没那回事儿。《红杳》决不是为她而写的。更何况，她也不配！”

“你和她有什么夙怨？”

来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幽幽地说：

“一言难尽！不过这书稿决不是因为这个而写的。你看了稿子就知道了。”

我意识到了这中间的复杂性，不想卷进莫名其妙的漩涡中去，便推辞道：“我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忙。你还是去找北京、上海那些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吧。我这个大巴山的小文人除了一支笔什么也没有啊！”

“不，你有！”来人目光炯炯地盯住我说，“你有和我这类人的共同经历，你有和我一样的共同信念。试看当今文坛某些所谓大作家，或调侃文学，嘲弄同类；或沉浮商海，追逐金钱；或覬覦权位，勾心斗角；或故作清高，假隐终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衮衮诸公，有谁可托？”

我吃惊于他对文坛的尖锐措词，也不想和他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商榷，望着他那闪光的眸子，试探着问道：“你究竟想通过这本书去追求什么？”

来人莞尔一笑，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却站起身来琅琅吟诵起一首诗：

死亡来临时，对我悄悄说话：

“你的日子穷尽了！”

让我对他说：

“我不是仅仅生活在时间里，
我生活在爱里。”

他会问：“你的歌会流传下去？”

我会说：“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我歌唱之时，

常常找到我的永恒。”

我知道他朗诵的是泰戈尔的《流萤集》中的诗句，听着这悲哀而凄怆的声音，我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感觉。不解地问道：“先生怎么如此悲哀？”

来人摇了摇头说：“这不是悲哀，是悲壮。你看，泰戈尔这首诗以‘死亡’开头，却以‘永恒’结尾，很符合辩证法。死即是生，生即是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无穷尽。尘世之上，没有死亡，哪来永恒？懂得如何死亡，才能找到永恒。我今天冒昧拜访先生，便是在死神降临之前，得到永恒的保证……”

我惶惑了！怯怯地问道：“这话怎么理解？”

来人神色肃然、语气凄怆地说：“我已身患不治之症，医生已对我宣判：最多可活两年。这本书稿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希望它得到永恒。宋先生，我是以生命相托啊！”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骇然注视他的面容，怎么也看不出是个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便故作轻松地说道：“先生正当盛年，面色康健，风度翩翩，何必危言耸听，用身体开玩笑！”

来人凄然一笑说：“我开这样的玩笑有什么意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把《红泉》托付给你，就是把全部生命相托了！”

来人说，从茶几上拿起全部《红泉》手稿，双手捧着，恭恭敬敬举稿齐眉递给我，严肃而郑重地说：“拜托了！”

面对这种情况，容不得我犹豫彷徨，下意识地接过那几大叠文稿，我感到浑身发热，双手微微有些颤抖，嗫嚅着说：“我尽力而为，但愿不负所托。请问先生的真名实姓，以便在今后的书封

面上署名。”

来人摇了摇头说：“我既把它托付给你，就请署先生的名字。名和利对我这个将死的人都毫无意义了。我只希望《红泉》能够早日问世。啊！对了，还有一事相烦，就是我从未写过书，这部稿子如有不妥之处，务请大加斧正，假如你觉得毛病太多，全部推翻重新结构也可以，只是那样就太让你费工夫了——我了解你的人品、文品和经历，我相信你决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点头诺诺而已。

“好了！我该走了！”来说着提起了密码箱就要离去。

我突然清醒过来，赶上一步问道：“请问，今后怎么和你联系？”

来人苦笑着摇了摇头说：“不必了！书出来之后，如果我还活着，一定登门致谢；要是我不在人世了，麻烦你选一个月明风清的夜晚，在大巴山麓、渠江河畔给我烧化一本《红泉》，届时，我的亡灵一定前来领取。再见！”

来人朝我抬了抬手，转身拉开房门，大步走了出去。我被他那悲壮的语言和诀别的神态震撼了，怔怔地目送着他走出房门的背影。待我清醒过来奔出房门时，天已经全黑了。昏黄的灯光下，铺着猩红色地毯的长长的走廊上阒无人影，一阵晚风拂过，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只觉得有点儿毛骨悚然……

飞机把我从喧嚣的广州送回了宁静的大巴山。回到了家乡后，我谢绝了一切交往应酬，把自己关进书房，仔细阅读《红泉》手稿。我被它的内容吸引、震撼了！它不仅是一部小说，可以说，它简直就是一部历史，一部与新中国大体同龄的一代人的历史！特别是其中的几个女孩儿的命运和几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